

# VI・逝返——朱銘美術館的建構

**朱**銘美術館的建構，意味著臺灣第一座戶外雕刻公園的成立。其以個人雕刻美術館、而且是私人美術館的形式出現，在臺灣文化史上開創了嶄新的里程碑。美術館結合戶外與室內空間，收藏朱銘各時期作品大約二千餘件。座落於金山區山上，占地十一甲，遠眺可望見北臺灣海岸。富有山林之美，山坡、流水、林蔭，花園、曲徑、噴泉，朱銘試圖打造心中的伊甸園，細心經營下，從一花一木到一景一物，無一不是其理念與美感的具體呈現。

臺灣是海島地形，濕度高，尤其朱銘美術館面海，鹽分自然高，因此興建時所遭遇的技術問題比其他美術館多得多。這座美術館典藏的主題主要是朱銘的「太極」、「人間」系列，廣大草地與無垠的天空及遠眺的大海，為了串連起如此巨大的空間，朱銘反覆構思，將海陸空三軍配置在整座山頭，透過陸軍的艱苦行軍，海軍的艦上整隊及空軍的起飛、降落等場景，使得整座山嶺串連起來，儼然像一座充滿生命力的偉大人間劇場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[右圖]  
朱銘於太極廣場留影  
(朱銘美術館提供)

[右頁圖]  
1987年，朱銘於臺北市立美術館展出的人間系列——運動（降落傘）。(朱銘美術館提供)



## 人天對話



朱銘美術館配置圖原稿  
(藝術家出版社攝)

朱銘在「朱銘美術館」這座人間大劇場中，涵蓋了人世間的創造與毀滅、歡樂與辛酸、友情與猜疑、親情與疏離，從人間的有限情感到自然的無限擴大，從自然生成的原始到人文社會的破壞，全然凝縮在這座山頭。

在這座美術館中，朱銘竭盡所能創造一種融會各種可能性的思考。整座美術館由「太極」系列、「人間」系列所構成。「人間」系列最為壯觀，同時太極廣場之外，最具崇高美學的演出是

「人間系列—三軍」群像。這一群組有三百多具等身大的銅像，綿延至整座山頭，那是近似一場軍事行動的構思。有了這一龐大的「三軍」，朱銘美術館的主軸變得壯大且充滿人間的趣味感。雖然，朱銘不一定認同這些「人間」系列具有後現代雕塑的意涵，但是研究者站在國際視野來加以論述，值得注意。

雖然朱銘的藝術理念出於東方，同時也一直在回歸東方傳統，但是其表現手法則不斷試圖探索未盡領域，這種試探與實驗精神，並非東方，而是當代西方精神的成分居多。譬如亞歷山大·柯爾達（Alexander Calder, 1898-1976）透過自然的風力效果，產生運動，使得藝術品與大自然的力量獲得對話，但我們卻沒有見到從天而降的雕塑作品，一種透過



朱銘美術館太極廣場 (朱銘美術館提供)

垂吊來固定的美術作品。在朱銘美術館近處與遠處，我們可以看到「人間」系列1988年的〈降落傘〉從天而降，創造出一種重力的美學。朱銘在這種嶄新題材上表現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創造力。同樣表現力量美學的作品，可以在「人間」系列的〈運動〉等作品看到，撐竿跳的躍起，身體上拋，彷彿令人感受到人體掉落地面的瞬間速度。除此之外，還有舞動彩帶、騎著摩托車的飆車競走（P.106下）。朱銘在「太極」系列中採取中國精神所演化出的拳術，以柔、鬆為主，即便對招亦在於相互切磋，不在競賽獲獎。但是，現代運動出於西方競技，根源於奧林匹克運動會，希臘城邦在慶祝宙斯祭典之際，各城邦停止戰爭，選手在競技場上一較



[上圖]  
朱銘 人間系列——降落傘  
1988 不鏽鋼 等身尺寸  
朱銘美術館藏（朱銘美術館提供）

[下圖]  
1991年法國登克爾克現代美術館個展〈降落傘〉作品設於戶外

高低。希臘雕塑家米隆（Myron）的〈擲鉛餅〉展現運動競技時的瞬間美感，直至今日依然給人無限的想像。然而，朱銘在「人間」系列中的運動表現有幾種特色值得提出。

首先是這些運動人員的材質，採用海綿綑綁後的翻模手法。這種嶄新手法在翻模之後，使得寫實的不自然經由綑綁的不經意手法，保有人

體的柔軟感覺。特別是在表現「人間」系列的運動人物時，朱銘大量採用此種手法，表現上更加接近人間。其次是風格問題，大體在1980年代晚期，朱銘喜歡採用此手法，試圖



[右頁二圖]  
朱銘美術館運動廣場（朱銘美術館提供）





[本頁二圖]

2005年，朱銘發表〈人間系列—三軍〉。(朱銘美術館提供)

素材呈現那種無盡觀看對象的態度。1993年銅的「人間」系列在光影照射下，陰暗與素材產生對話時，彷彿讓我們看到一種無盡生命的精神交流正在開展。相對於「太極」系列體現文化精髓的身體感，這些運動的人意味著現代人，他們不具太極那樣的身體觀，而是一種現代人的生活態度，隨意、隨興與自由的抽象意念。

除此之外，朱銘也以石材來表現芸芸眾生。他將所有人置放於水池旁邊，我們看到了一切眾生的百態，難以言說的各種可能性都在此展現。西式噴泉往往以神話故事展現劇情，但是朱銘這座池塘，則是讓眾

營造出不同於「太極」系列的木雕手法。就材料學而言，木頭為傳統素材，海綿則為現代化學材料，這種不同材料的運用，意味著朱銘在材料運用上的多方面思考，在極硬與極軟之間進行實驗性選擇與研究。朱銘在運動人物的創作時期，這類海綿或者廢棄輪胎的運用，取其運用自如與其便利。相較於太極的氣勢，兩件1991年的〈人間系列—芭蕾〉身軀柔軟，以圓來開展柔軟的精神。

不只如此，朱銘也使用圓管不鏽鋼的垂打與繩索的纏繞，試圖表現出各種人體的剛中有柔、柔中帶剛的雙重辯證關係，譬如：1992年不鏽鋼的「人間」系列以運動姿態，呈現人體在光影下的曲折與變化。現象中的身體不是朱銘所渴望表現的存在，他想要透過



朱銘美術館第一展覽室（朱銘美術館提供）



遠眺朱銘美術館，2005年朱銘的不鏽鋼作品〈人間系列—三軍（軍艦）〉，4200×1400×3900cm。(朱銘美術館提供)



[上圖]

朱銘 人間系列 1992 不鏽鋼  
200×98×92cm

[下圖]

朱銘 人間系列 1999 不鏽鋼  
59×117×94cm (左)  
110×100×108cm (右)  
朱銘美術館藏 (朱銘美術館提供)



[左上圖]朱銘 人間系列 1999 不鏽鋼 50×90×122cm 朱銘美術館藏 (朱銘美術館提供)

[右上圖]朱銘 人間系列 1999 不鏽鋼 42×85×120cm 朱銘美術館藏 (朱銘美術館提供)

[下圖]朱銘 人間系列 1993 不鏽鋼 182×77×177cm 朱銘美術館藏 (朱銘美術館提供)



生照見自我的池塘。我們或許想許什麼願？其實一切願望都來自於自省，只有自省才能創造新的未來。

朱銘美術館這座大型雕塑公園內，最引人注目的恐怕是陸海空軍所環繞的巨大原野。我們看到陸軍的行軍行列。行伍之間並非西洋羅馬軍隊凱旋歸來時的歡呼聲，而是一種人間情感的流露，傷患忍痛步行，擔架上病患的哀嚎與戰友的溫情看護，一切世間冷暖都在這個行軍隊伍中一覽無遺。朱銘不想創造一種勝利者容光煥發的神情，而是一種人間卑微中的溫暖友情。這種友情才正是朱銘在三軍隊伍中令人動容的地方。

至於海軍儀隊那種宏偉的壯觀、空軍降落傘或者飛機起飛時的鷹揚

朱銘 人間系列—你丟我撿  
1988 青銅 180cm (左)、  
159cm (右) 朱銘美術館藏  
(朱銘美術館提供)



[左圖]  
朱銘 人間系列—芭蕾  
1991 銅 43×46×84cm

[右圖]  
朱銘 人間系列—芭蕾  
1991 銅 43×34×66cm

萬里，似乎這些壯觀的背後體現一種機械文明的成果，相較於陸軍堅苦卓絕的步行，一座山岡、一窪池塘、徒步小溪、攀岩拾級，似乎展現出人間有限體力與大自然抗衡的結果。

朱銘以自己的經驗架構起另一種藝術家與天地之間的對話，那是華麗、絢爛多彩，那是充滿友情的人間，同時也是值得追憶的童年，村落的閒話家常，都市的枯燥等候，熱情綻放的體力宣洩，一切動人之處盡在這座公園裡面。

## ■ 生命有涯

朱銘在整座山岡上，創造出華麗的人間。到朱銘美術館觀賞，可以體驗到一種人間的縮影，那是友情與疏離、自然與科技、追憶與現實、

朱銘 人間系列—三軍（陸軍）  
青銅 2005 等身尺寸 朱銘  
美術館藏（朱銘美術館提供）



[右頁上圖]

朱銘 人間系列—三軍（海軍）  
朱銘美術館藏（朱銘美術館提供）

[右頁下圖]

朱銘 人間系列—三軍（空軍）  
2005 青銅 92.8×85.3×181cm  
(左)、70×95×174.5cm  
(中)、90×74×178cm  
(右) 朱銘美術館藏（朱銘美術館提供）



[左下圖] 在朱銘美術館辦公室前站哨的女兵雕塑（何政廣攝）

[右下圖] 朱銘美術館內的軍車上載有官士雕塑，車號號碼具有特殊意義。（何政廣攝）





幸福與苦痛，一切我們在現實人間遭遇得到的感受，盡在此地。

即便在軍容壯盛的三軍背面，卻盡是辛苦翻山越嶺的軍中弟兄們，不斷走出的道路。我們看到光鮮亮麗的海軍儀隊，整齊排列在軍艦上，這種壯觀的雕塑群的確世所罕見，遠望軍容，彷彿聽到軍艦啟動的聲音，氣笛嗡嗡鳴響。簡潔而整齊的軍容，那是海軍。一旁的空軍，軍機正準備滑行到停機坪，等待起飛的瞬間，大家屏氣凝神，只有精細到極致的機械才讓我們得以飛翔天際，一窺天地的奧祕。三軍的壯碩儀隊使我們感受到人間體力與機械

的對立與合作關係，一種是主體，一種是客體。兩者永遠產生操作與反操作關係。

朱銘透過陸、海、空三軍儀對的行進與操演，將人與大自然之間的對話表現得淋漓盡致。朱銘所展現的這齣人間劇場的壯麗層面，彷彿讓我們想起法國小說家巴爾札克（Honoré de Balzac, 1799-1850）試圖掌握人間所有心理情境一般。相對於「人間」系列中的其他人物，三軍最能展現出集體精神。朱銘在這種集體精神中致力於傳達出個人的情感，這種感



[上二圖]  
朱銘美術館愛橋（朱銘美術館提供）

[左頁上圖]  
手持國旗的士兵（藝術家出版社攝）

[左頁下圖]  
相互扶持的士兵（王庭政攝）



朱銘美術館一隅的夫妻雕塑

受在陸軍當中最明顯，我們步行校閱陸軍的隊伍時，他們的裝備從傳統的大刀到現代化的步槍，應有盡有。整體的步履，看似整齊，其實卻充滿了個人主義的特質。統一中的個體性正是朱銘所欲表達的人性的自由與溫馨的精神。巴爾札克用文筆創造出人間百態，朱銘則以視覺雕塑，將每個人的感受表現出來，辛酸苦辣，人間有情。

在朱銘美術館的戶外，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具有傳統文化意涵的畫面，特別是在離婚率居高不下的時代，朱銘訴求一種相互扶持的永恆之

[右頁上圖]

2011年11月，朱銘五十週年金婚紀念與夫人合影。（朱銘美術館提供）

[右頁下圖]

2001年，朱銘美術館二週年慶大拱門安裝時留影。（朱銘美術館提供）





[左上圖]朱銘 人間系列—科學家（愛迪生、李遠哲） 2008 銅 108×112×202cm (左) 97×76×179cm (右)

[右上圖]朱銘 人間系列—科學家（愛因斯坦） 2008 銅 144.5×114.5×224cm

[下圖]

朱銘 人間系列—科學家（居禮夫人） 2008 銅 169×128×188cm 朱銘美術館藏（本頁圖為朱銘美術館提供）



愛。一對夫妻並排而坐，展現出天真的神情。幸福感洋溢臉上。在太極對招之外，朱銘透過一種溫馨的人物動作，隱喻著婚姻的情感面向。婚姻做為人類歷史制度的一部分，是分是合，怨偶或者佳偶，並非只是情感的維繫，而是彼此是否同時具備追求永恆的企圖心。

老子說：「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為之名曰大。大曰逝，逝曰遠，遠曰返。」因為大則無所不在，因而逝為動態，既逝則遠，雖遠必返，遠而不離其主體，故往返乃無往而在。朱銘在這座美術館追求一種永恆的理念，從人間百態與其表情的顰蹙之間到太極的雍容豁達，有現實也有超越，有人的現實親情也有鳶飛魚躍的充實感。這座美術館充滿著現實的挑戰與理想的折衝。不論如何，都在體現道在眼前，只在自心的發現。

朱銘 人間系列—科學家（科學家、指南車） 2008 銅 890×430×445cm (朱銘美術館提供)



## ■ 圓而神的世界

朱銘美術館宛如人類文明的縮影。它記錄的雖然是朱銘這一代人生活過的記憶，然而藝術家卻以一種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來表現。因此，我們看到他在表現太極拳凝縮中華文化精髓的同時，在作品上展現出氣勢磅礴的神韻掌握能力。正如同《莊子》提及的解衣磅礴的畫師一般，不趨名利，不畏權勢，故而無心，其氣勢自然磅礴而難以掩蓋。這種偉大的心靈氣象出自於無窮盡的動感。中華文化訴諸於常民性的一部分，皆在於其生命含藏洞悉其本質的可能性，然而，雖智而或愚，雖拙而大巧。人難以與自然抗衡，而道體周流不已，「流水不腐，戶樞不蠹」，道具永恆性，故主靜，因其周流不已，故主動，故而周而不殆，不斷永續生成。

朱銘美術館太極廣場一景  
(朱銘美術館提供)



游泳》(P.120)形成對比，一是樸實的趣味，一是最具肢體美感的女性美。

整座美術館，正是朱銘體現出一種人與天地相與往還的情感紀錄。生老病死，生命的有限制約，誰能逢此而無哀。莊子卻能鼓盆而歌，讚許解脫軀體牢籠的絕頂喜悅。儒家以養生送死，厚葬毀瘠為孝道之極致，然而其所謂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之道，則又容易使常人沉湎於名利之束縛。中國人的理想世界，只有現實理想的實踐與不可為之際的抽離，一為儒，一為道，現實的有限與道業的難成，或許正是世間之常情，甚而認為世間為苦的絕對

六祖雖嶺南邊鄙之人，卻有真性。即便是村姑之間的對話，依然充滿著親切而真實的情感流露。此一真情絲毫不因其身分、知識的限制，而在於表現情感時的真實度。這樣真實情感的紀錄或許正是朱銘所希望掌握之處。1998年〈人間系列—彩繪木雕〉表現出一位酣睡的少女，睡意正甜，足以與五代石恪畫的〈二祖調心圖〉相互比擬。不只如此，村中少女也有嚴肅的自我沈思的動人一面，正如同一件1997年的〈人間系列—彩繪木雕〉雙腿平放，雙手緊握那種嚴肅的瞬間。不只如此，這種拙趣與〈人間系列—

[上圖]  
朱銘 人間系列—彩繪木雕  
1997 木、彩繪 41×52×  
109cm

[下圖]  
朱銘 人間系列—彩繪木雕  
1998 木、彩繪 64.5×78.5×  
56cm



捨棄之佛家救贖，方才觸及生命終極。一進一退皆在於現實人間。何謂永恆？一切有為的人、事、地、物都非永恆，那麼只有曾經付出生命，曾經在人間走上一遭的人所留下的點點滴滴，才是一種有限生命當中的極致，因此生命的終極與藝術表現一樣，都是一種修道，一種返璞坐忘的生命體驗。「丟」與「忘」正是朱銘從日常生活中實踐創作的根本理念。

朱銘在生命的探討中，最終導向於文明與人的對立，方與圓之爭，扣問生命的本然與人為之非然。然而，在中國有「方以智，圓而神」之說，方為局限，需以智慧；圓而無盡，當以神妙。此一發展，也就意味著道的根源性與人為的後天特質，後天人為的不可久恃，必有先天的洞見方能超邁局限。朱銘美術館實際上就是一座人間百態的偉大劇場，此一劇場在於追求最終的天人對話，人與自然合一的理想。

[左圖]  
朱銘相片（朱銘美術館提供）

[右圖]  
朱銘盪鞦韆的老照片（朱銘美術館提供）



## 結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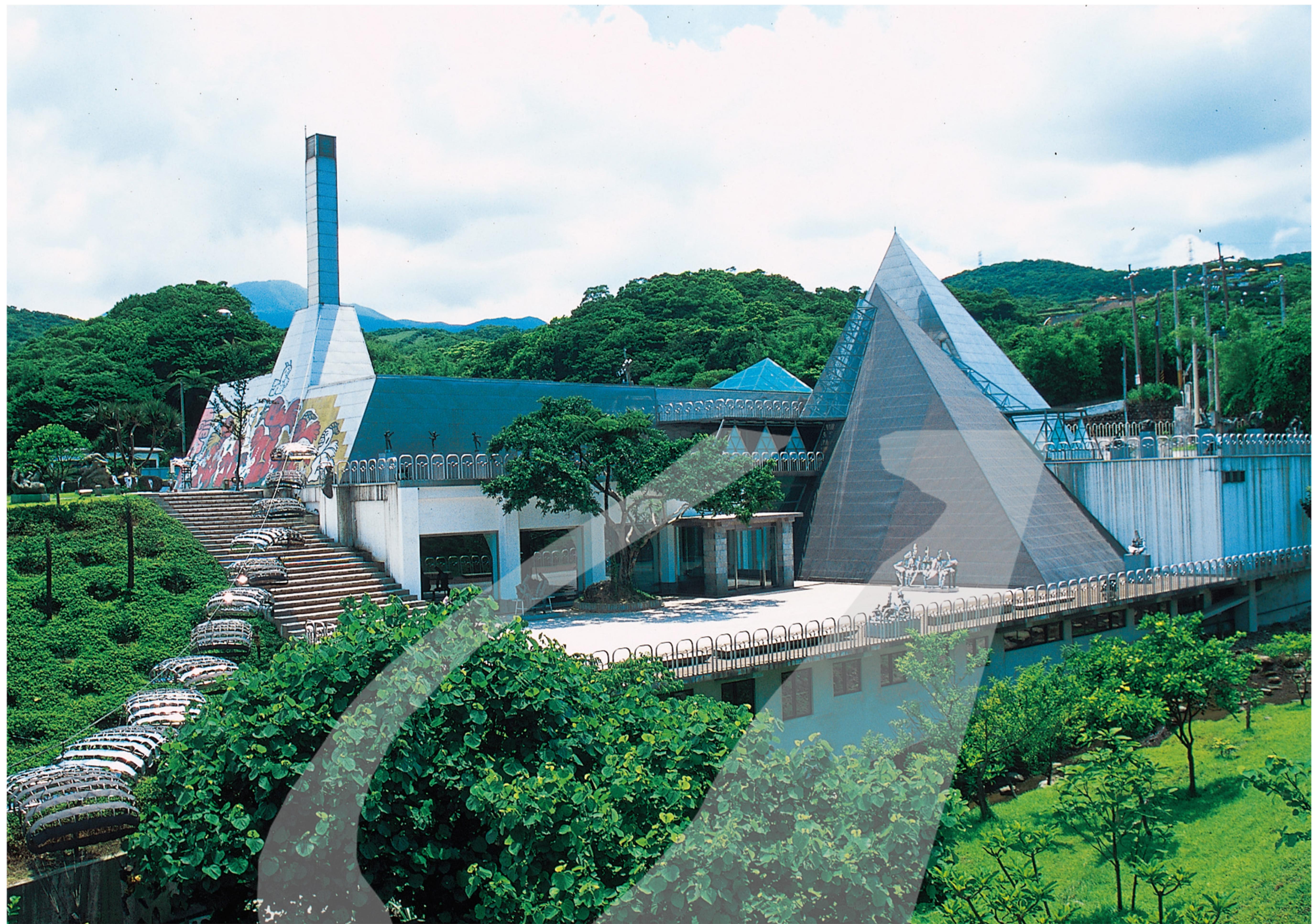
臺灣位居中國大陸東南隅的大海之上，與大陸雖只有一衣帶水，文化發展繼承漢人傳統，展現融合活力。原住民在此生息，儼然海上蓬萊，東南樂土，往後漢民族渡海來臺，隨之荷蘭人於西南殖民建城，西班牙人於北部占地築堡，明鄭驅逐歐洲殖民者，在此建立偏安政權，號令東南海域，與荷蘭競爭海上貿易，被稱為東寧王國。清康熙降服鄭氏後人，大陸政權對臺灣統治之行政權由此開始。因為開發關係，漢民族逐漸由臺灣西南一角向北發展，接著由北而東，成為臺灣最大族群。

臺灣為移民與原住民競爭而發展出之文化與社會。各地宗教信仰核心的寺院、廟宇，成為維繫族群文化之處所。臺灣的雕塑之發展起於寺院建築之所需。尤其以民間宗教信仰所在之寺院、廟宇，結合大陸各地能工巧匠，保存中國傳統技藝最為鮮明。此一活力，在移民社會中做為維繫中原文化與宗族繁衍的意義上，具有重要功能。因此，相對於在大陸文化中做為文藝核心的文人藝術，臺灣則在民間藝術上具有不可忽視



[上圖]  
朱銘創作陶藝照片（朱銘美術館提供）

[下圖]  
朱銘美術館慈母碑（朱銘美術館提供）



朱銘美術館本館（朱銘美術館提供）

之傳統。雕塑遂在臺灣依附於寺院、官舍、地方富紳宅邸，生息發展。然而，此一傳統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後，輸入西洋教育體制後，在本質上產生根本變化，特別是1927年舉行第一屆臺灣美術展覽會之後，徹底改變臺灣美術與民間藝術的本質。

黃土水代表著臺灣美術史上，獲得美術現代化成果的第一個人。他原本從事木雕，進入東京美術學校學習雕刻，接受學院訓練後，獲得帝展入選。此後學習雕塑的風氣才在臺灣打開，重要的雕塑家為陳夏雨、蒲添生等人。殖民時期的美術因為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，劃上了一個逗點；此後臺灣雕塑史頁之現代化歷程，由楊英風所開啟。

楊英風在東京美術學校學習建築，對於雕塑的興趣，跟隨在日本雕塑史上素有「東方羅丹」之稱的朝倉文夫（1883-1964）學習。楊英風在美術史上的意義，不只具有繼承日本雕塑的精神層面，更為重要的價值，是他在大陸期間受到龍門、雲岡石窟的啟發，由於他才使得臺灣現



朱銘美術館藝術表演區（朱銘美術館提供）

代雕塑的發展再次結合現代性與傳統性，獲得激盪發展的契機。他不斷採用北魏時期的雲岡雕塑風格，創作屬於自己的嶄新樣式。同時，他在多元性的探索歷程中，開展出融合不鏽鋼、雷射等現代性手法。

朱銘早年拜師傳統木雕師傅李金川學習木雕，吸收臺灣數百年來的木雕藝術的精髓。自立成家之後，他熱切渴望造形上的轉型，師事楊英風，受到不少啟發。日後從木雕的「太極」系列獲得各界肯定，打出一片天空，成為自己藝術表現上的獨特風格。「太極」系列融合傳統木雕的粗胚刀法與現代藝術的回歸造形根源性的精神，外加中國精神以身體為核心所實踐出的太極拳的身體動作，創造出中國雕塑的嶄新表現與美學體驗。或許該系列是朱銘追求自身與宇宙合一的一種探討歷程。其要點在於捨棄凡情，如同太虛。

此後，朱銘創造回歸到「人間」系列，刻畫眾生百態，試圖表現出凡人的情感世界與現實人間的上的相異、相同等複雜面向。芸芸眾



[上圖]  
2000年，朱銘美術館獲得第十四屆東京創新大賞海外賞。  
(朱銘美術館提供)

[下圖]  
2003年，輔仁大學頒授名譽藝術博士學位予朱銘。  
(朱銘美術館提供)

生難以刻盡，正如同人間造形的無限性一般。朱銘以去形存神的手法表現自己對世間的觀照，最終他將這種觀照深化，進入到人類文明史的探討。於是挖掘到更核心議題，進入文明哲思，將人類文明的機械創造視為「方」，將心靈的必然歸趨視為「圓」，文明發展成為方圓之間的辯證與對立關係。人類誕生為圓，不論子宮或者雞蛋，皆以圓體最具安全感。發展為方，成為文明之規矩，然而也成為破壞地球之根本，最後人類成為四方體的牢籠。朱銘以極富哲理的思辯，在七十歲的時期開啟這種極具思辯的嶄新表現形式。

或許更多人會關心朱銘

在國際美術史上所重視的地位。然而，朱銘已經成為臺灣雕塑史上的代表性人物之一，在國際上，太極形象幾乎都是他的影像代言，同時成為東方雕塑的典範。在臺灣時常喜歡討論國際化的課題，然而，國際化的前提即在文化特質，相同於此，國際化也最容易迷失自己的屬性。朱銘這位代表臺灣的國際雕塑大家，在國際上顯示鮮明影像，人間系列以其現代性與傳統性兼具的特質，持續對雕塑的未來投入無窮的創造性。



楊英風與朱銘師徒情深，圖為1992年9月朱銘（左）參加楊英風美術館開幕時與老師閒話家常。（楊英風藝術教育基金會提供）



2006年，朱銘於中國美術館個展。（朱銘美術館提供）

## 【朱銘美術館（JUMING MUSEUM）】

地址：20842新北市金山區西勢湖2號

TEL：886-2-24989940

FAX：886-2-24988529

開館時間：

5-10月：10:00-18:00；11-4月：10:00-17:00（閉館前1小時停止售票）

週一休館，逢國定假日則照常開放。農曆除夕前約休館十至二十天。

網站 <http://www.juming.org.tw/>



[上圖]

朱銘美術館全景圖

[左下圖]

朱銘美術館服務中心

[右下圖]

朱銘美術館兒童藝術中心



[上三圖] 朱銘美術館建館整地、興建過程。



2009年，朱銘發表〈人間系列——科學家〉。（左右頁圖為朱銘美術館提供）